



仁門口13  
1602  
卷1-10

逍遙遊

齊物論

莊子集註序

九方臤之相馬也、遺玄黃與牝牡、蚯蚓之安處也、  
曾無爪牙與耳目、凡讀書亦爾、南華之爲書、始云  
乘正御變、而終自比于尼父、其微意可以觀耳矣、  
而太史公傳以爲鄉黨之人、何其疏也、是所謂謂  
狐狸乎、將信燕說乎、曰否不然也、蓋文詞之高尚  
者、莫如諸子、而九十九子之中、最高尚且長奇變  
者、莫如莊子、故向郭之稱能解、尚似得十一者、支  
遁之云能道、亦爲未窺門者、然則深之難探、遠之



難見不啻子長也有是哉古今註者數十家而各未免譏議也近來清林西仲作莊子因豈唯餖古人之餘潛哉實爲穿窬之魁矣及其罵詈也或俾懼或俾驚要之足以誣人而已亦彼土之流風爲爾故伊東厓有言曰漢兒難信其言也中矣而於字義則西仲亦不爲無小補焉予今作集註豈謂周之眞面目哉欲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其於是非則託諸同志者文政乙酉冬十月巖井文序



莊子集註凡例

一原本壹從郭象註本爲其古故也而其訛謬者以他本正之補之而其由詳于註

一我國自國書及六經以下凡有觸

今上皇帝之御諱字者則闕末盡古來爲例故文政紀元亦重有令而犯其令者往往有焉夫禮從宜使從俗而況犯國之大禁而可哉今皆從令猶趙宋以降匡作匡恒作恆之類一舊本有加種種點者或○或◎或●或

是爲相符、而不相符者多、所謂太多政法而不  
譏者、徒使讀者妄想其將有深味而已、亦宋明  
以降好事之流風、不足敢咎也、今如一篇之綱  
領、一段之眼目、一節之眼等、盡爲旁註、且獨存  
圈點。一律以加旁註之側、而使見者易分  
別、其餘點抹皆削之。

一大段落

註曰

小段落

註曰

一篇之趣意、註于篇名之下、一段之趣意、註于  
一段之末、一節之趣意難通者、亦註于一節之

末、照應起承譬證奇語奇字等、註于旁已、  
一諸註家親炙人口者、如郭象呂吉甫林希逸等、  
皆記其姓、從省也、唯音義曰音義疏曰疏爲易  
分也、其佗或記姓名、或記字、或記氏、亦從其易  
知者也、獨西仲與希逸同姓、故別曰林西仲、  
一圈發古來訛謬不寡張、位發音錄固不足據也、  
今皆質諸字書、而字書亦各有長短、無全備者、  
蓋爾雅說文、本無音玉篇、一義而兩音者詎多  
矣、釋文不勝異音、自唐韻集韻等至字典音義

多雷同字彙或誤本末其義詳于塾生等所輯  
發字錄今舉其太誤者一二于左  
一不可發而今多發者宮觀觀字將帥將字等是  
也觀字自唐韻集韻等至字典並以宮觀之觀  
爲本音去聲古玩反以觀覽之觀爲發音平聲  
古丸反而字彙獨反之不知其據也將字唐韻去  
兩音一義亦一家之見不可取也將字唐韻去  
聲卽諒反說文曰從寸牆省聲本將帥字字彙  
從之曰其平上諸音皆轉注也玉篇以平聲有

漸之辭爲本音以去聲將帥之將爲發音本末  
相反不可從也而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字典並  
將帥將平去兩音有漸之辭亦平聲本末相混  
不可取也

一可發而今多不發者逍遙遊云捨榆枋檜字斲  
乎亂斲字等是也捨本音平聲千羊反械名玉  
篇木兩頭銳也又發上聲七兩反與捨通猶突  
也斲本音平聲渠宜反草名又發平聲渠希反  
與祈通猶求也

一古來字書大氏誤音者、如父字是也、自玉篇集韻等至字彙字典父母之父與通甫者、並皆上聲、音甫然則如地名梁父姓皇父等皆同音不可發獨唐韻及韻府羣玉並父母之父扶雨反濁音、與甫通者扶甫反、於是乎始知本末、噫訛謬之甚多學者勿偏信則庶幾焉、今人說者苟有益于此書者不問學之優劣年之老少皆記姓名所以不掩其功也、校閱者亦然斯余之所希云、松嶺文誌

明陸心  
陽廣輿  
記曰莊  
周隱曹  
州之南  
華山因  
名其經  
曰南華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唐書志曰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爲南華真人

日本 東都 巖井文 集註

內藤長儀

彦根 櫻居保壽 同

田中 巖崎甫恭

門人

佐貫 巖掘英柔

東都 石野勝正 校

巖井萬

內篇

凡七篇○蘓子瞻曰分章名篇皆出於後世

逍遙遊

逍遙字並從辵，徘徊自適貌。林曰：遊者心有天遊，也是引外物篇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之義，是也。逍遙二字，一篇之目，亦十三篇之目，亦莊周終身之目也。此篇以大鵬比列子，以蜩鳩比知效一官者，而大鵬列子皆待風而莊周惡其所待者，故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淵，以遊無窮。是以名逍遙遊也。或以爲鯤鵬鶠鳩，小大雖殊，至自得之場，皆逍遙。

北冥有魚

突兀起論又曰：大鵬圖南，得逍遙鶠鳩拘

小不得逍遙，並失莊之旨矣。

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謂天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謂海異

一結

轉大字

其名爲鯤。鯤之大，眼

古證書齊諧者志怪者也。四字詳悉有味，亦可見鵬諧之寓言。之寓言，林曰：齊諧書名。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sub>擊水</sub>也、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謂直上天也，或以爲謂之飈風。以六月息者也。謂一去半年而一憩也，直上既日謂一息之間尤承上證人所見鵬所見謂精諧言止此。野馬也。春月澤中遊氣如野馬馳也。塵埃也。謂野馬如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鵬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郭曰：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自野馬至此。

推鵬

上九萬里而視下之義

論大結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坳與凹同地之凹下也崔氏曰堂道謂之坳

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自水之積至此說非大風不能負大翼之義

謂最高也下云而莫之夭阏者短折也闕止塞也而後乃今培風培薄

猶言重厚背負青天絕雲氣即是也而莫之夭阏者

夭夭言莫障塞之者而後乃今培風培薄反此段皆論大鵬

而後乃今將圖南即將徙南冥也

自篇首至此一段皆論大鵬

蜩與鳩鳩者爲蜩七月以後鳴者爲

蜩鷗鳩或曰山鵠鳩形類之故名鷗鳩或曰學飛之小鳩笑之曰我決起也

怒飛

而飛檜榆枋檜与捨通猶突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而已矣控猶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段蜩鳩妄議大鵬適

莽蒼者三餐而反林曰莽蒼然不見腹猶果然謂適百里

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多寡各之蟲又

何知林曰二結上起下

不知其然也朝菌李曰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

不知晦朔月蟪蛄林曰寒蟬也春秋生夏死則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羅氏曰生以朝計故曰朝菌

靈一植一動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

非植物明矣

○矣字幽界ニカル字  
○之ヲモムタスホドノ意ニ  
趣赴字ヨリカロシ

○百里半里論ハ實質寓  
漢以六丁爲里所謂  
我里が彼六里我重  
ヨモツテ彼六里ナス又以童  
為三十里都十里行是  
千里我百里何三月聚  
糧爲更不當但奉  
供從者反料飲

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羅氏曰五百歲爲春秋者  
史記千歲龜、尺二寸、二十個五百千歲數也、八千歲爲春秋者  
折椿字爲二十個八十、再乘以十、則二十個八千之數也、亥字反爲小妙  
二首六身之類、而彭祖姓篯名鏗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曰彭祖曆夏商周年八百歲或曰七百歲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  
似之不亦悲乎此段駢蜩鴕小湯之間棘也是已也  
棘人名列子作夏革棘革通言湯之窮髮之北北問棘棘之答湯是已是篇首以下窮髮之北方汙寒不毛之地曰窮髮列子作終髮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今本列子湯搏扶搖  
又譙湯問大底与上文轉意同  
大底与上文轉意同

全角林曰羊角亦風之屈曲勢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鵠林曰斥澤之鵠也焦生有尺亦作斥鵠是小雀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略語辯辨通略莽蒼一殷段證湯問承上始論人之義而爲小大之辯一旬尤妙此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比斥鵠而宋榮子鉢猶然笑之笑貌猶然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

之竟、辯辨通。短語。斯已矣。舉世以下四句論榮子志。彼於志操。夫列子名禦。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比大鵬御風比扶搖旬有五日比六月息以論列子世外志。彼列子於致福者、世人也。榮子曰於致福五言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致福之行。猶有所待者也。郭曰、非風則不得行。知所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辯變通。杜氏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乘正御變五言是爲逍遙遊。孔子無可無不可是也。彼字有所指、暗指孔子亦自比也。李阜吾曰、乘天地以下周自道、是也。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焦曰、至人知聖人忘道、胡曰、三句分應三段、致福則有己、必宵然喪而無己矣。知效則有功、必陶鑄堯舜而無功矣。辨榮辱則有名矣、必不越樽俎而無名矣。此段一篇之趣意、論周之所以逍遙於道、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天而燭火然不息也。人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許由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然于廢天下也。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言堯已治而由代、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言是唯爲名也。

實而唯爲鷦鷯鳥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說文說文也、林曰偃伏之鼠、飲河不過滿腹、二句謂居小之義、歸休乎君、指堯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祭祀代神者祝祭神者言許由承無功

當理、往而不反、言如無實、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河漢、天河也、言猶河漢之無極而不可計也、大有逕庭、遠貌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山海經曰、廬其山之南、三百八十里、曰、有神人居焉、喻聖人、肌膚姑射之山、無草木、多冰、有神人居焉、居神州、肌膚

若冰雪、喻體素不汚、淖約淳綽通、柔順貌若處子、能守柔、喻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二句無爲、喻乘雲氣、乘雲氣喻居高位、御飛龍、賢者而遊乎四海之外、喻治天下、其神凝喻無爲、使物不疵癘、疵猶毀病、而年穀熟、喻萬物各得其所、吾自謂以是狂而不信也、狂詬通、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瞽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指瞽者四句之言、猶時女也、知言有瞽盲謂汝者也、之人也、神之德也、爲將旁礴萬物以爲如汝者也、謂旁礴混同貌、礴或作薄魄、通、世勸乎亂、勸初通、亂治字誤、古以篆訛、讀爲治者皆

荊子集詩卷二  
效之、世勦乎、亂四字可疑、蓋神人孰弊、弊正、繁敗無爲、而世人妄欲治之、之義乎、營貌、借爲經、以天下爲事、言神人無爲、不以天下爲事也、之人也、人神物莫之傷、大浸稽天、稽猶至、猶留、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不溺、不熟、安命之謂也、是其塵垢粃糠、不熟也、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者、不以穀皮、言安命也、治夫下爲事而治也、塵垢陶鑄堯舜、文詞之鼓舞耳、而是竊譏辟於堯舜孔子之道、而偏固者、卽周之本旨矣、此段承無已宋人資章甫、殷而適諸越、猶言越神人無功之證、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貌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以爲許由、或

缺王倪被衣一藐姑射山見上窅然喪其天下焉  
汾水在晉州平陽縣卽堯都窅然喪其天下焉  
猶冥然喪猶忘此以下二段用大字安大之術  
段至人無己之證惠子名施謂莊子曰魏王梁惠王名  
瑩貽我大瓠之種陸佃曰長而瘦上曰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實謂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  
以爲瓢也則瓠落無所容堅謂重瓠落猶瓠字梁簡文誌入壺  
然大也呴音枵五吾爲其無用而掊之也此節惠子  
駁莊子言大才虛大貌此節惠子謂大也  
王侯之所不用于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  
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龜音均司馬豹曰世以  
洴澼絖爲事洴澼音平僻漂澗也客聞之請買其

方百金疏曰、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凡十六兩、謂聚族親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利、謂利也、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此節謂用者而不用者之過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慮字原本作揔、義不通、今據他本改之、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以比心之邪、此節說用大之方、此段論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人主用大之術、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

櫓、惡木、其大本擁腫擁與臃通、臃腫肉起貌、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前段惠子言大才不可者之過、此復難以大言、用之義、莊子答以不用之無用、衆所同去之義、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狐同狸、廣韻曰野、狌、貓類、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遊者、鼠類、東西跳梁躍貌、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罔通網、狸狌比、小人貪利賊身、今夫鰐牛鰐音離、與鄰同、郭璞曰、鰐牛黑牛、比大人不貪利、而不謂不罹咎事略文耳、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疏曰、猶廣莫之野、無何有廣莫也、皆指無害之地、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此段謂大人隱處無害之地、而樂其道之義、蓋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謂逍遙遊之常數、此段當時處亂世之道遙遊尤爲急務、故結以逍遙無爲字。

齊物論此篇論齊萬物、而吾喪我、知止其所不以明、曰因是、曰物化之類、皆爲綱領二句之註脚。

南郭子綦或曰、楚昭王之庶弟、官爲司馬、名結、字子綦、家于南郭、隱九而坐、隱去聲、猶凭也、仰天而噓、虛口出氣、曰噓、啞焉似喪其耦、古人凭坐者、九

焦曰、嗒焉解體、顏成子游成、蓋諡、疏曰、姓顏、名偃、字子游、立侍乎前、何居乎、居音姪、形固可使如槁木、生意、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林曰、心不起、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即似喪其耦者、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我、彼我之我也、吾喪我、卽喪其耦、是也、此喜偃之似得意、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璞曰、籟、簫一名也、說文曰、三孔簫也、按凡孔竅機括之聲、皆曰籟、蓋取于似簫竽之聲、言女聞人籟之義、未聞地籟之義、或聞地籟之義、未聞天籟之義、故不得其真意也、子游曰、敢問其方、方猶道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林曰、大塊

天地噫々界反、飽食息是唯無作、此下恐脫也、風陰陽之怒氣也、是唯無作、則已二字作則萬竅怒咷號通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寥音流風行聲、山林之畏往畏往通畏、隹從山曰、嵒劉須溪曰、畏從山曰、嵒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枅音雞圈通櫈屈木所爲、巵匜之屬、洼、烏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臼則中窪、三者似器地之形、木聚牛跡曰洼、水流窪下之所曰汙、二者似也、以下言其聲、激者謫者、王氏曰、激如水激叱者吸者叫者謬者、哭矣者、風入咬者哀切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于、唱相應聲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言輕風則衆竅小和、回轉之風則衆竅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劉須溪曰、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而獨不見之調所過則衆竅並作、如嘘、虛、通嘘、而獨不見之調之刀刀乎、調音風小也、刀刀風欲止微動貌、上天地人籟曰、聞此曰見、彼就聲而言此就物而言、言衆竅之聲大也、刀刀風欲止微動貌、上小雖因風異、至其止則齊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比竹連比竹也、眼林曰、笙簧之類、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言風吹萬竅自取有其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言怒號則萬竅各自使怒號者謂之天而使怒號者其誰邪、籟而生下言字、轉籟爲言大知閑閑、警與閒閒通猶、言靜暇也小知閒閒、其暇也大言炎炎、光熾小言詹詹、詹通瞻瞻瞻瞻此而

言、言偏其寐也。魂交言魂交也。其覺也、形閒目爲見耳爲聞。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窖者、縵去聲、寬心也。類地藏也。言密者、靜稠音教古作窄。小恐惴惄恐懼貌。大恐縵縵亦寬深藏也。其心發若機括主發謂之機。其司是非之謂也。貌其心留如詛盟盟是要將來。其守勝之謂也。其心使復之也言溺是非之類而爲發留殺。其心厭也。者皆不可使之反而如初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老洫區區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老鄉曲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言心死者不可以使復生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啓態。

慾樂承菌字。日夜相代乎前、萬物之義。日夜相代乎前、萬事而莫知其所崩已乎已乎、言不可。旦暮得此、此字指日夜。其所由以生乎、言已也。相代乎前者也。非彼代乎前者無我。已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言非我則無所取。彼故順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造化也。而特不得其朕。朕目童子謂之朕、亦代乎前者而行、庶幾乎道也。而不知其所行、近道之義。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百骸三百六十骨骸。

也、六、藏、疏、曰、五、臟、與、六、五、誰、與、爲、親、言、皆、形、體、中、腑、也、敗、通、該、兼、備、也、不、親、汝、比、皆、說、之、乎、其、有、私、焉、說、之、則、私、也、以、乎、其、有、私、焉、說、之、則、私、也、以、皆、有、情、如、是、皆、有、爲、臣、妾、乎、爲、臣、妾、時、則、相、治、其、遞、相、爲、君、臣、乎、言、時、則、遞、爲、君、臣、以上、三、句、皆、無、形、其、有、眞、君、存、焉、眞、君、謂、心、如、求、得、其、情、與、不、得、情、者、上、有、情、五、句、無、形、三、句、之、情、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眼、此、節、情、而、無、形、故、不、與、物、相、刃、相、靡、刀、謂、逆、之、甚、靡、其、飞、以、待、盡、之、義、與、物、相、刃、相、靡、通、糜、猶、言、繫、縛、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蔚、然、疲、役、蔚、通、荼、音、葉、荼、疲、貌、而、不、知、其、所、歸、可

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言  
逐物而化、心亦從形而溺也。眼可不謂太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通茫、猶昧  
者至人是也、此節與承芒不苦也、人有不苦  
上節反、而說凡人、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  
無師乎、成心謂人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  
者與有焉、知代、知上云、日夜相代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必無是以無有爲有、  
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此節  
說師成心者、承未成心有是非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言未成乎心者之言、  
不師成心者、承未成心有是非

不如天籟也、有心於言而言是私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人各有偏故言不果有言邪。非能定也。其未嘗有言邪。非能言也。其以爲異於鷇音也。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辯通辨。言不能定之言。與鷇音同異。未以下反詰。可正詰知也。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所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小成偏一也。故有所不存。言無所存。道隱於榮華。榮華無實也。故有欲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皆指彼。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道也。此心者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郭曰。物皆自是。故無有中。是。非。承是非。非是。物皆相彼。故無

非。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言有彼則有是。彼是方生之說也。猶有生則有死。有死。則有生。林西仲曰。物方生方死。亦患。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卽方生之說也。言生死可不可。是。非。之。而由是以與衆。以下衆人。人之徒。由異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曰。我亦爲。自以爲。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無。彼是。未可知也。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凡物雙曰偶，猶言並對也。樞昌朱反。機本也。故戶之機亦曰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此節說是非自知承是非無窮辟言。而所以照天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指也馬也皆有形也皆有形無神本不相類故云云是天地一指也。論道實萬物一馬也。言天地萬物之譬喻皆不可以非可類亦猶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也。而平可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言道而成因物之謂然而成也。反詰二句混說而後義始通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可。

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所謂本然之然。本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之舉建與楹。譽林曰、之可梁也、楹也、柱也、厲與西施。厲去聲音賴猶醜也。恢恠惄怪。屋柱也。厲與西施。厲古之美女也、恢大也、惄同詭異詐。結眼。恢或作歛枯回反志大也。惄同詭異詐。屋柱也。厲與西施及他異。轉異物爲成。毀言蓬櫛厲西施及他異。物自道觀之則一也。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私而寓諸庸。庸常常用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彼此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近也。因是已。亦不無滯也。因而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此節說道通勞神明爲爲一之義。反上節

一、偏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狙（猿類）公，典狙者。茅通杼。杼栗木名。阜斗，穀可染阜。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亦不因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眼。是之謂兩行。兩行是非也。此節上節云道通爲一之譬及證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眼。是此卽下云：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是也。蓋莊周之學，不與聖人甚異。故曰：未始有物。其意言始無物而今有物也。理之當然而已。然學者或以爲太極之先，又以爲無極大失。周之承上證古人。

其次以爲有物矣。言爲始有物也。而未始有封也。陸白封疆之封，言彼此界限。其次知不至者也。而猶未立。彼此之界限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其次知愈不至者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言成虧未知。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舊事也。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昭氏卽昭文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猶柱、策、杖類。節音趣意。古之善琴者。也。昭文之鼓琴也。梧也。梧謂机。言據机而辯論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猶近。皆其盛者。

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字  
子。彼字。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字  
指衆人。指三。指三。  
終也。暗斥惠子。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林曰。綸終。  
故下堅白字。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子  
身無成文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取物與  
綦自謂也。言未及昭文。若是而不可謂成。取物與  
而謂成。雖子綦亦成也。林曰。綦亦成也。  
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疑滑亂  
而可疑似明。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此  
證古人知所至而說承堅白昧。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  
道之所以無成虧。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言、論、不問、是、非、自異者、而觀之、則皆爲彼也。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言無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始有始也者。言無無始也、

始有未始有無也者。言無無有也、

有也者、有無也者。言無無有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言無無有也、

有也者、有無也者。言無無有也、

有無也者、言無無有也、

有亦無也、言無無有也、

有無矣。詳考上四句、陸曰、以形言、俄而有無矣。七句之意、而後始知上節云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之意也、故下俄字矣字、以別上七句、尤有深味、

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有謂今無謂始、言已果爲無推其本末可知也、所謂因是而已、今我則雖曰俄而有無矣、然有無之兩名、果爲有承上

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言嘗言有始也者以下轉謂無謂爲大小之論可否未可知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則太山爲小曰小則小莫壽乎殤子、曰壽則壽而彭祖爲夭曰夭又轉爲一則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自其同者而觀之、天地萬物與我一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言不可容言既已謂之一矣爲一矣也且得無言乎。言不可不言既已謂之一矣爲一矣也二與一爲三、言一與言爲二、言爲一之一、与下謂二之一之言爲二也二與一爲三、言二之語、與前爲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言其名數之分別巨多巧曆者結眼不能計、而況拙曆者、豈得計乎、故自無一適有。

言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結眼無適焉。忘有忘無也因是已。此節說自無適有尚且有承無適眼分數故子綦無適之義夫道未始有封、彼此界限言未始有常、是非定數爲是自是而非而有畛也、畛田道也、周禮十夫有溝請言其畛、以下言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一本作有論有議此之謂八德衆人之所以下論議二德德而稱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下云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是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論說而不強定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孔子作春秋經世之書而述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公議而不以下分下私辨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

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答問抱猶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八德之中，唯說論議競爭所不及證大道眼。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嗛通謙大勇不忮。忮猶害反上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圓通圓言五者皆似之謂圓領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眼萬理所會天有之狀故曰：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猶海大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眼葆韜又證德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音義曰：宗一膾一胥敖一凡三國名。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言小國不足挾意不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淮南子曰：逮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艸木。林曰：十日之說，卽莫若以明之譬喻也。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此節說道與德，此之謂舜以下德也。此段始曰：吾喪我終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以論因道而齊萬物之義，以下諸段皆此段之承知止其所不知句。也。林曰：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有所是也。林曰：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庸詎熟字、猶嘗言、實知與實不知、未可。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謂偏枯、鮆然乎哉、鮆泥木處則懦慄恂懼、懦、憂懼貌、後猿同似猴長、恂懼恐怖貌、臂也、猴善候故、其字、三者、猿、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食艸曰薦、羊也、食穀曰豢、犬也、麋鹿食薦、深曰荼、又譽、螂且、一名甘帶、蛇異鴟狗類言、猶爲猿之雌也、麋與鹿交、接鮆與魚游、游通遊亦交。

他魚交接也、毛嬌麗姪、皆古之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一哉字以結上正處正味言處實、味色三者推其本其正未可知、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樊通繁多雜也、殺吾惡能知其辯、此節說是非之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沍塞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破山下恐脫一厲字如懾字不與疾雷對大澤以下皆安命之喻故曰不能三能字可思、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

外、三句皆從死生無變於己。言不以死而生而變節。而況利害之端乎。此節說至人神矣、故不屑于利害之義。此段上云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句之證也。

瞿鳩子問乎長梧子曰

吾聞諸夫子孔聖人不從

事於務。言不就利。言不違害。唯義所在。不喜求其有害。不緣道。不必其所以也。無謂有謂。林曰、不言有謂之言也。無謂。林曰、言而游乎塵垢之外。游通遊。遊乎塵垢之外、言絕俗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音莽浪里黨反。孟浪無眼趣舍之謂。又疏曰、一音漫瀾。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鳥迴反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雞司見彈而

喻早計

求鶴炙

鶴可爲炙

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此亦恐其

偏信故曰妄言妄聽與上段

奚旁日月挾宇宙爲

其脗合置其滑涑

奚字舊屬妄聽之句讀焦氏屬下句讀云奚何不也焦說似長

今從之脗合口也故事同者曰脗合滑涑猶言亂昧也言何不下与天地爲脗合而置其亂昧之事也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

言輿隸以瑣瑣階級之少眼異互相爲尊卑徒役役也聖

人愚鵠

鵠通參萬歲而一成純

歲而一成純粹之

行萬物盡然

郭曰無物不然四句卽齊萬物也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言悅生或是惑也

予惡乎知惡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言惡死者猶弱年喪亡而不知歸家者也。麗之姪又辟言麗通驪驪戎也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麗山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晉獻公伐麗戎得麗姬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筐通匡猶正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願通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林曰此譜占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言夢中亂昧惑一成純不知其夢事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大覺謂死反上大夢謂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君乎牧乎上云丘也與女皆夢也。謂爲孟浪之言爲妙道之行予謂女夢亦夢也。上云所是其言也其名爲用詭眼。甲音的用猶至也詭異詐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用詭之解是旦暮遇之也言知用詭之解者甚少也故曰萬世一遇猶旦暮遇之也。此節說以私觀道或以爲孟浪或以爲妙道之非凡駁。學者也故凡駁孔子非實駁孔子駁偏辟于孔子之道而此段後獨不揚孔子故曰妄言曰妄不可以私之辟聽曰用詭亦可以見非實駁孔子意矣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

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黓闇、吾誰使正之、黓黑也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化聲自然故和之以天倪、倪極際也、天倪、天然之端也、因之以曼衍、曼猶言長廣衍、猶言寬延也、所以也、因之以曼衍、委蛇從之也、

窮年也、自化聲之相待至此、二十五字、原本在亦無辯句下、呂曰、簡編脫誤、觀文意可知、今亦從問何謂和之以天倪、倪、眼。答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皆任自然耳、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亦任自結忘年忘義、是不然、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竟通境、此節說非故以天倪窮年之義、此段論以私觀道者、或以爲孟浪、或爲妙道、尚不能齊萬物之義、卽吾不能喪我、不知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之承待不待義者也、是爲第一段之反證矣、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通蠅、山川之精木石之怪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

待而然者邪。言影所待之形亦有所待也。形所待卽造化。吾待蛇、蝴蝶、翼邪。李曰：蛇、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蛇自行，蝴蝶以翼飛，而蛇與翼不能結自行，必有主張之者。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言其如下無特操者，雖曰待主張之者，其主張而如無特操者，何以然？何以不然？其故未可知也。卽相待，若不相待是也。此節前承化聲段云：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句之喻。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音許，栩，欣暢貌。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通遽，遽，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自適志而忽成此疑慮，妄想以喻世，上事如此者多。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言周則人蝴蝶。

則蟲，其結。眼、心、天。此之謂物化。言夢爲蝴蝶，則當行蝴蝶，今分明矣。覺爲周，則當行周，猶化爲物。則當行物，復化爲人，則當行人，故曰：此之謂物化。此節亦說上段云：從化聲而窮年之義，此段論從化聲而待者，能齊萬物之義，卽吾喪我，知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之義者，是爲第一段之正證矣。

南華經卷一終

